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宋家禎善先參閱

鄭經畧奏疏

疏　鄭洛

嚴杜流虜借路深姦以愼邊防以安全鎮疏

杜虜借路

是時大虜西行糾合西虜踏諜番地番族爲一陝

臣自九月初一日入陜西境界訪得火酋盤據莽捏

西邊鎮孤危故公以大臣奉旨勘視既入境乃上此疏

二川皆由甘肅地方借路深入故流禍至此及查甘鎮借路不止一處地方在莊浪則鎮羌堡在黑松則鐵櫃兒在涼州則泗水堡在永昌則水泉與寧遠在甘州則硤口皆北虜由內地通番之徑也往未欵之前套虜搶番曾此借路然尚突然來往畏懼我兵設伏追剿不敢久住地方肆行搶掠自順義納欵以後曾一借道經行彼時俺答遵守約法嚴禁部夷並不敢動擾內地此後胡虜經行遂為舊例然猶為守約法不敢放肆因循日久乃敢稍搶漢人然一犯之後

遂就罰服。猶未敢公然搶掠。近則火眞二酋糾聚羣夷。敢爲犯順。以莽桹二川爲巢穴。視洮河二州爲番地。大肆虜掠。戕殺將官。是甘肅之邊防。乃爲流虜必由之門戶矣。今虜王未歸。火酋未懲。而套中群醜。又復聲言相率西行。勢必經由甘鎮。是在虜酋視甘鎮爲故道可以經行。在邊將亦視虜行爲舊規。難以拒阻。年復一年。夷漢雜處。在昔甘肅素稱北虜南番。今則南北皆虜。昔稱中漢外夷。今則中外皆夷。及今不早圖方處。將至大壞極敝。不可收拾。臣晝夜籌思。不

能不悚悚然懼也。臣初至蘭州，審知情狀，即通行該
鎮，多方哨探，慎固邊防，如遇自北各酋到邊借路，不
拘何枝，即便着落舌辨通官，明白曉諭，云爾往時假
稱前去西海，經由內地，因爾納款，容爾經行，今爾聚
集莽捏二川，名雖搶番，實搶內地，今 朝廷震怒，特
作好語撫慰，使其後易爲收拾
遣大臣統兵前來，與爾好好講說，如前往西海，只好
經由邊外，其邊境以內，難以容爾行走，儻若諭之執
迷不從，該管將領，即便督率官兵，相機堵截，如果虜
勢重大，難以堵截，亦須相機暗伏，夜擊驚擾，虜自不

敢如前安心駐牧風聲一布亦可以阻續來之胡騎也臣復竊計火酋未創而虜王大部尚蜂屯海上必使虜黨漸移則孤雛自困然後相機一創庶中機宜

此當時勸大虜東歸之大旨也

故虜之自北而來者必力爲堵截自南而歸者須稍放寬一路又明諭邊將倘遇各虜借路回巢者即便設兵嚴防諭令今年姑容爾急走出邊返其故巢若明年同巢即閉塞關門不容爾出矣若各夷不敢騷擾漢人漢人亦姑勿輕爲殺虜乃於前項借路處所各發白牌一面令其常川豎立曉諭諸酋一以明示

杜絕一以開路促之解散又恐虜性難馴地方官員不知通變緩急若傳譯未明撫剿未當反致誤事乃密諭總兵張統兵移駐虜賊借路就近處所用示彈壓又節據塘報套虜聲言將欲西牧海上今零寇漸移等因臣復思與其嚴拒於虜騎之臨邊不若先聲于胡馬之未動又復為帖傳示延綏總兵官專差舌辨通官預先傳諭套酋卜失兎莊禿賴明愛抄忽兒等并切盡寡婦一體知悉於今大臣提兵已至甘肅與虜王講還大酋之事恩威俱不可測你們若往西

去也不阻你你去時若由邊外任你行走今已有明文行甘肅總兵攔阻夷人不許自關門經過各一一傳說明白倘驕虜不遵戒諭敢於率衆闖邊然後我之堵截剿捕虜無後辭矣夫嚴兵以遏其來而又先諭以伐其謀虜由內地或可從此阻也臣復念邊方之事臣既奉命經畧職所得爲曷敢又瀆 聖聽惟是地方官員款虜以來藉口保全貢市不敢出一力以創驕酋而威力制虜者又謂之爲起釁生事今堵截虜路法自臣始若不據實題請奉有 明旨使甘

覩疏末數語知鄭公于制虜自有操縱不得謂一意款虜

鎮將吏，昭昭然共聞之。誠恐畏首畏尾，謂洮河失事，與甘鎮無干。畏開虜釁，猶復朦蔽姑容。臣暫駐蘭州，相去河西一二千里，安能時時申飭，事事督責也。伏乞敕下兵部，覆議上請，嚴行該鎮，今後各要振武揚威，痛祛積玩，如遇諸虜搶番借路，務須遵照臣前項申飭傳帖事理，極力防阻，毋容輕入，如酋虜不從，相機拒剿，毋事慣縱，倘稱兵拒虜，臨陣損傷，亦須寬之文法，大都以拒虜為功，不以損傷為罪，庶邊事可振虜患可弭，火酋可剿，兩川可蕩矣，

類報虜情疏　虜情

看得前項所報情狀不一、大都在甘鎮之報、其稱吉（大抵虜部稱名皆有不同）囊者、即卜失兎稱其祖名也、其稱黃台吉、一克台吉者、即三娘子之子不他失禮也、套裡差來達子者、乃虜王看守故巢頭目也、虜王一聞東使、心已驚惶、第須候其遣使認罪、然後多方計處、未可先遣使入、增其驕慢也、卜失兎由賀蘭山西行、隨帶家小牛羊、已至甘肅蔡旗等堡邊外、雖爲逃草駐牧之計、其實蓄謀叵測、內外勾連也、抄胡青把都把漢等酋、移牧茄

連等處者、自南而北。欲過此月出邊者。由甘肅內地。返其故巢也。而抄胡妾男。又從北求入關門者。就其夫也。此皆甘鎮夷情有自南而北者。有自北而南者。自北而南者。則當稱兵阻其來。自南而北者。則如開路縱其去。大抵此時虜報紛糾已如亂麻。而治亂解紛。當尋頭緒。此臣之所以日夜營營不遑寢食也。其河州之報。則稱火酋見在捏上川提馬要搶者。驕虜扯酋盤據番地。傳播虛聲。使我隄備以牽制我師也。扯酋卯南王扯昏庸。任人播弄。且火落赤敢于犯順。媿畏獨深。故誘

哄虜王渡河嚮導之作逆情或有眞而娘子受恩日久與不他失禮忠順頗深其勸阻等因諒非全誣也其謂火酋劄營講說要賞定規遞年常送和好了就不生事等語此節年慣縱之故而又以故智挾我也不知今將剿之安望討賞也夫四鎭之塘報除延綏寧夏撫鎭同心或牽制套虜之西來或力遏卜酋之求索恩威不失塞事無虞雖日有塘報皆爲西事惟是夷情叵難制馭者在甘肅則流虜縱橫巢居我土不能頓逐今卜失兎又借路矣已行文該鎭鎭巡等官

多方諭阻，阻之不從，則犬羊狂嘷，不得不擊之以杖也。在河洮則火酋閃爍，牽制我兵，不敢怠防，今哨得火眞二酋，忽往忽來，蹤跡詭秘，我兵必不可為其所致，容臣少假歲時，多方討處，必不敢忿一擊之力，失萬全之策，第督撫無人，同心鮮助，又臣之所以日夜皇皇寢食不寧者也。再惟虜情多詐，邊將鮮謀，自河洮失事之後，哨探人役，雖日報虛聲，細偵虜情，未敢

錄此交併亦邊臣掣肘之一端也

有侵彊實事，且甘固去京師數千里之遠，若有警不報，則坐失事機，若無警妄報，則惑人聞聽，此其關係

於疆事者匪輕也。繼今嚴行邀將、著實偵探、不得懲信夜役綽風寒責使我外有牽制、內難隄備、一應塘報、臣酌量事機、悉心計處、期于平靜地方而已、

收復番族疏

收復番族

臣竊惟洮河與河西一帶族番環列、種類寔繁、除生番勿論外、其屬番雖性習不同、與編伍少異、然奉令趨役、固無殊于著赤也、以故我祖宗朝經略西陲率先番落、易茶納馬、曲示羈縻、且建寺賜勑、封以國師名號、因俗開教、俾其爲我保障、二百年來諸番恃我

為庇護我恃諸番為藩籬虜有搶番聲息我即傳諭收斂我有沿邊警報番亦偵探架梁是以番有先事之備我無剿虜之虞嗣因流虜垂涎諸番悉被擄掠奉酪携酥或全族而歸幕帳群羊絡馬更奔命而供需求取手信者敢毀邊以往寧願納馬于天朝寇內地者作嚮導以行肯逆乳虎于常道如近日洮河之事可鑒矣蓋番雖異類別種其樂生惡死之情則同其向依中國者以中國能生之其不得已而降虜者亦以虜能死之向以沿邊將吏因番附虜置之度外。

虜內入搶番既不爲排難解紛虜誑番盜馬乃爲之（如此則是驅番入虜也總臣之討撫過此者）讐追罰服以致諸番甘心於虜而不返其故巢也臣奉命經略初至蘭州詳訪其故見得西陲失策無甚於假道與虜無甚于弃番啗虜故堵截流虜方具疏聞而招撫諸番遂行播告兩月以來屬番被虜於境外者或番乘隙而脫歸或虜畏威而送返總計收復族番蓋三千二百有奇隨帶馬畜二萬二千有奇又若主事梁雲龍（梁主事者公所奏請作贊畫者也）一經行賞而編兵作隊者二十有奇而僉事萬世德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始得親詣西寧

多方作用。嗣是而族番懷歸者尚多也。是皆仰仗

皇上威靈。廟謨指授之所致也。

邊將因循積玩疏　邊報

臣竊惟全陝四鎮。惟甘固多事。而流虜爲害。獨甘肅爲然。蓋流虜驛騷甘肅者。其由有三。虜款之後。將領苟安無事。斥堠不修。墻臺未峻。虜易憑陵。一也。流虜借路用賄買求。一出封疆。便爲無事。且設宴以迎。餙幣以贈。有求必得。無欲不遂。虜之貪賓日開。二也。虜入侵掠。不行拒堵。虜已出邊。復貽重賄。故朝搶掠而

夕饋餉。西蹂躪而東金帛。士氣日消。虜情日縱。三也。積玩若此。虜何所憚而不借路不侵掠耶。更可恨者、失事則隱匿不報、無事則爲虜張聲、稍有微功、則肆爲矜伐、臣奉命經略、深知此弊、故流虜借路有禁、諸將委靡有禁、至于邊垣斥堠、亟行修築有示、今臣入河西三月矣、驕酋已創、塞虜遠移、五郡一時可謂寧謐、今虜王感畏恩威、已遣使求路刻期東歸、（然虜王雖有東歸之信猶復遲遲費經畫而後返也）惟是地方將領哨探一節、大有關係、而邊將積習、牢不可破、其意若以爲虜馬果至、則謂我已哨報、無奈衆寡不

支虜若無蹤則謂虜本入犯因我有備遠去殊不知將官可漫然而傳督撫則未敢遽然不信也蓋聞聽一亂調度必錯臣實慮之故任事之初首以爲戒申嚴號令不啻再三及于類報虜情疏內亦備言之臣歷任邊陲先後二十餘年習知武弁狡態故每事審酌不輕憑信如去冬臨河遊擊原進學塘報十二月初七日扯力克吉囊永邵卜三枝達賊七八千騎聚結擺羊戎劄營吉囊達賊三千住杏兒溝腦遣精兵五六百直撲黃河要犯河州等情臣以爲扯酋方遣

使認罪釋絡不絕、吉囊闖邊、甫遭大創矣、奚爲不數日、而又犯河州、隨委原任總兵劉承嗣等、親至所報地方查勘、自西寧以至洮河一帶境外。並無虜賊情形。其他沿邊將領、報虜結聚、聲言入犯、及火眞二酋、將犯洮河、種種虛妄。不可盡數。若非臣熟思詳審。堅持定見。則士馬勞於調遣糧餉糜於坐費倉皇失策。爲虜窺笑。臣竊謂目中虜情在火眞尾剌等酋、或先年戕戮副將、或近時侵犯河洮、罪大惡極、法所必誅、臣調兵集餉、議勦業有次第、惟俟虜王東歸、卽可相

機舉事在套虜卜失兎遭剉之餘竄跡西海節據塘

諸部情形不可不悉故詳載之

報火眞等酋亦畏威遠徙莽挩二川似無虜跡在松虜著力兎與賓兎妻安居巢穴且將先年收搶番族相繼送回益見恭順雖宰僧流牧西寧境外乃聞卜酋被創即冒雪山之險脅奔西海近亦受卜失兎之托遣使赴臣代懇寬容認罪俟講罰事完即與卜酋一併回巢臣已容其講處俟虜使再至另行操縱外

賈撫亦有奏疏一帶以其事皆詳于鄭公疏中故不采

又據延鎭巡撫賈仁元宣諭套虜得卜酋母太虎罕同回書亦已爲子服罪在莊禿賴已至甘鎭邊外繼

見卜會失利旋卽東回據報已同青把都抄胡把漢剌叭等曾徙帳鎮番境外昌寧湖迤東矣此皆甘固虜情大較哨探極明而耳目極眞者也又若諸番向爲虜用臣多方鼓舞極力招撫向也屬番附虜相率爲生番今則生番背虜投我爲屬番據贊畫部道等官及西寧兵備所報收穫生番四十餘族所統番衆已二三萬餘計矣臣俱分別賞其頭目給之白旗劄付以示安撫復懸賞鼓舞令之赶馬殺賊各番無不懽呼踊躍期破此虜見行該道查議中馬事規俟議

定另行疏請，而河州族番，且有擒斬來獻者，是皆宗社龍靈　皇上威德，故兵威一振，膽落百蠻，殊非地方文武官員所能致力於其間者也。

識上得旨邊鎮偵探不得誤

傳以亂軍功逃者□□治也

收復番族疏

收復西寧番族

公疊上復番之疏制虜保境得力固在於此

竊照兩河環居皆番，而河西為甚，河西四郡皆番，而西寧為甚，蓋緣遠連青海，近接河湟，古先零罕幵遺種在焉。其於匈奴種類既殊，住居各異，故甘肅一鎮北則匈奴，南則羌番。漢稱河西五郡，斷匈奴右臂者，以虜不能越此而南牧也。祖宗畧地西陲，緣俗立敎

加意諸羌。故大建梵宇。特賜專勅。擇番僧爲衆推服者。大者國師。小者禪師。其諸豪有力者或指揮千戸百戸。各授有差。令各寺崇奉勅書及原頒金玉印章在焉。其指揮等官遍滿番穴。歷歷有據。又以諸番資茶爲命。故許納馬中茶。以示羈縻。其納馬中茶者。謂之屬番。遠居荒塞者。謂之生番。屬番無異編民。生番雖不敢內嚮。而所資茶篦則轉資於屬番。二百年來。分方住牧。內外相安。若時有跳梁。或撫或剿。旋即安定。其松套諸虜。雖嘗垂涎搶掠。然以甘鎮斥堠連絡。

虜即潰牆而南。畏我乘之。旋即宵遁。且虜敢搶番。番亦殺虜。利害得失。亦略相當。故番人爲我保疆。無敢異志。自欵貢以來。虜王南牧。許之借途。因而收番。此後虜騎因仍。不爲禁制。遂致虜縱蹂躪。番失憑藉。子女牛羊。皆虜所有。生死予奪。惟虜所制。日招月引。番安得不盡歸之虜也。以故虜舍故巢。率趨西海。豈獨水草豐美。寔以諸番可利。初尚利番之財物。繼則利番爲爪牙。久之則利爲心腹矣。洮河之事。爲虜嚮導番也。先鋒番也。蓋虜驅番以掠漢。而其禍本胚胎。則

漢爲虜而驅番也。臣謬叨經略，自抵蘭州，博資羣議，細問積弛，皆謂番虜交通，大防已潰，外而兩川西海，內而四郡河洮，何地非番，何地非虜，驅之不能，招之不可。蓋驅番則明以予敵，招番又恐陰爲虜應，即地方官員亦謂此輩淩淫日久，必不可招，招則引賊入室，難與共居，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臣反覆熟計，竊謂番虜之勢不分，則心腹之患無已，故欲蕩兩川，須清西海，欲清西海，須鼓諸番，乃大修撫告，廣詢羣策，乘其極困，誘以真情，畧其往愆，開之新路，乃各番遠

撫剿緩急機宜因在于此

番人附

皆非其本心故一為招撫即自來歸也

近傳聞風聲感動始而爾加七族自虜逃回既而紅帽一族賔妻送返臣自恭疏具題之後即至西寧凡番酋投見者皆進之臺階撫以善語慰其苦楚賞以口食各番無不感激泣下願歸故巢奮勇殺虜者臣益加鼓舞今據西寧道所招過七萬四千七百一十餘名分守道自虜送回一百餘名分巡道招過三千八百五十餘名莊浪道招過一千六百餘名肅州道招回一十二名以上共招過八萬二百七十餘名各呈報前來而西寧一道獨多且條分縷析部落有數

中馬有額安插有所保護有方不惟屬者復歸即生者亦附不惟番慕義而逃歸即虜亦畏威而送返千里之藩籬既撤而復樹數萬之戎羌既叛而復歸從此土宇如常邊疆無改戎羌按堵胡虜不侵張天朝之震龍禋 國家之盛事所仗賴於 皇上之恩威誠不淺也臣尤訪之土居士人謂收此羌戎可獲六利蓋番不附虜虜必讐番虜既讐番番益叛虜其約既解其勢即分虜既難侵番番亦易制利一也虜越甘涼惟番是掠今我保番番氣自壯或偷趕虜馬竊殺

此番虜分合之情灼然可見

虜級，使虜不寧居，流寇自息，利二也。羌富畜牧，觔角皮革，可供軍需，利三也。牛羊氈酪，繹絡來市，邊民財貨日通，閭閻無匱，連年殘壞，可以甦息，利四也。山林道道，樵牧來往，番漢無猜，小而薪爨，大而材木，源源資給，利五也。我既示恩，番必懷感，日與土人相親相睦，不出五六十年，與西納等族，俱可化為良番，利六也。而其安危喫緊，尤在於番虜勢分，虜難深入者，此皆事理易見，土俗之人，俱能言之者也。

修內治以安邊境疏　募衛錄

一募衝鋒大兵能衝鋒者其氣力智勇與衆不同其貪淫輕生亦與人大異故　朝廷之爵賞富貴所以易士卒之命也然死亡常決於眼前而富貴難必於身後此士卒之志為可悲也今之募兵何其輕也夫器疏則價賤價賤則易售招易售之兵為省餉之計愈省愈費愈招而愈無益非所以為智也夫六駮能食猛虎使與駑馬等焉則誰肯為六駮哉且河州招兵十可三四洮河招兵十無一二職見洮州盛夏大雪五穀不生惟有青稞大豆耳豈人生所願到哉每

月兵粮或五錢七錢又常缺支三四月自顧衣食不足況妻子乎夫衣食妻子無靠責之舍命赴敵是古今決無之理也先臣王瓊疏謂古人防邊多以步戰取勝近年都御史孟春在宣府列步陣以却虜總兵王勛在應州督軍下馬步戰而虜不敢近自後於追逐勢小達賊去處多設馬軍於虜衆必由可以遏截阻挫去處多設步軍信斯言也則步戰不可盡非也如用步兵必須挨牌利斧惟求其便捷足以破虜而已何必拘南北遠近哉餌香而魚至矣餉厚而數千

里之硬卒至矣故衝鋒之兵所食必一人兼二人之粮所騎必一馬兼二馬之價而後可也該臣老查先為召募精銳以備先鋒以安邊境事准兵部咨該巡撫葉夢熊題稱貴州苗夷驍勇可用欲募三千以充先鋒可當十萬之衆每兵月餉銀一兩器械馬匹到鎮後俱係官給並無安家銀兩等因題奉欽依行臣酌議具奏隨經備行該鎮查議去後久未回復今本官復以召募步兵為請且欲優其豢養以歆其來無拘南北遠近等因葢意在苗兵也緣本官巡撫貴州

見其可用故言之親切相應聽該部酌議或南或北漸次酌量召募以收外攘內安之效伏乞聖裁

收復番族疏

收復河州番族

據贊畫員外梁雲龍呈稱本職會同贊畫僉事萬世德覆議看得番有生熟均我藩籬招之云者將以安（前疏所收者西寧番族此疏所收者河州番族也）之將以來之又將以鼓之也何謂安之蓋諸番歲遭（緣經略曾駐劄西寧不曾駐劄河東故收復此番載於贊畫呈稿也）荼毒不能自存威脅勢驅甘心附虜我今招之夫固憫其往過獎其自新以安其心聯其族屬嚴其守助而適當虜衝者則又量築堡寨以安其生是謂以招

之之道安之也何謂來之蓋諸番固有原未中馬各爲黑番多所作梗亦有被虜搶收爲其爪牙陷身異域我今招之正欲其陷在虜中者聞風投歸解散虜黨其或生番情願內屬則准令納馬給茶堅其向化是謂以招之之道來之也何謂鼓之蓋諸番怨虜入髓無不欲寢其肉而枕其皮特中國不肯爲其作主我今招之正欲伸其宿憤作其忠勇有能協謀格虜不拘生熟番夷俱照漢例陞賞是謂以招之之道鼓之也河東生番雖不若西寧衆多然其切近莽捏兩

川逼臨虜穴不問生若熟而皆刼於積威則招之固
觀此情形則河東番族招之更為制勝要着
不可後於西寧也者職雖未到歸德然徧歷二十四
關深入番巢視其氊幕僧番婦女羅列滿前一加撫
循無有不感泣思奮者又嘗督令遊擊原進學將韓
思等原領番兵編為隊伍花名在冊固一一可稽者
茲據臨鞏道呈稱會同總兵官收過生熟番人共八
十七族部落二萬一千三百七十名除熟番達子州
哈順等六十三族原係中馬照舊准中外其新招生
番爾加加加等并虜營逃回思打令等共二十四族部

落共五千三百一十名頭中馬四百九十五匹俱經遊擊原進學譯審衆實則亦非妄報者且收番豈無益於河東哉附境保關屏蔽內地者此番也哨虜虛實爲我嚮導者此番也致虜驚疑草木皆兵者此番也徂秋入捏川燒火酋建寺木料者此番也今春入莽川剿火酋遺孽者此番也撲路赶馬聲東擊西火真夜弃帳渡河而兩川頓空者此番也達子州等諸番今願於歸德西走水田地築堡耕種則捺河腦而捍歸德者又此番也夫番之不可不招如此招番之

收效取券如此。而雌黃者何爲也。有謂番原中馬。無事於招。殊不知招之原非費我宅里衣食。不過護救撫存。況年來番夷殘破。馬不及數。謂番不至。土人代中。馬匹淪澌日久。將使番盡不來。此豈可無招乎。有謂番與虜通。不可與招。殊不知招之猶且通虜。若果不招。不幾於藉寇以兵。而剝牀以膚乎。有謂番虜同類。難以隄防。殊不知番各有族分頭目。我給頭目以印信執照而出入。貿易必稽。何難防乎。有謂殺盡醜虜。番自爲用。何事於招。殊不知虜假番翼遠阻番地。

番而不招虜何由殺且自古及今虜可盡殺乎有謂媚虜未已也而又以媚番夫虜誠不可媚矣乃若番目來見微賞茶篦布疋點寓激勸夫亦何害而其自虜逃出萬死一生量賞青稞銀兩略加存恤所費幾何且散虜一黨猶愈殺虜一級首級賞銀五十兩爾迸歸小賞顧爲媚乎有謂稱萬稱千誰爲點查夫萬千雖未經查點而其部族大小衆寡土人固所共知且招以中馬非以審編我只查其馬額又何查其人數乎有謂招番過多茶無從出夫茶而取足於地畝

則茶或不給也。今茶出於商不拘於地。假如納茶十箆以五入官。以五酬商。番馬既多。則茶利盛行茶利盛行則商販愈集以山澤無窮之利。而易大宛有用之種。又何慮乎。凡若然者。是皆未覩其要而漫為是言也。至於洮州西面皆番。而西北當莽撥川臘居恒莽番不收。則虜報且不聞。何況捍禦。而揚背土官各有信地。不為增其兵。使足固守。不為嚴其禁使與虜通。則又舛矣。職等敢思經畧西陲。只有兩語。曰招番乃所以驅虜。驅虜即所以安番。夫招番驅虜。則不假

兵力。而妖氛自清。驅虜安番。則不煩糸土。而保障孔固。捨是無長策矣。河東河西事體相關。西寧等道所收番族、已經具題、今臨鞏道所報收過番族、亦應照西寧例施行等因到臣、臣會同巡撫陝西右僉都御史葉夢熊、議照鼓舞番族、臣欽奉敕諭、明若日星、故經畧西陲、此爲首務、令番衆日歸、虜黨日散、雖有陷溺虜中、爲虜心腹耳目者、尚繁有徒、大都天恩宣布羌戎同心、番固離虜、虜亦疑番、附虜之番、固不勝歸我之番。卽有作奸涵虜者、番利我賞、亦爲我報、此收

番明效也其在西寧各道收過番族臣已具題惟是河洮地方臣尚未到招徠番族臣未面審復行賛畫員外梁雲龍僉事萬世德會同查議據呈分析事體破除疑謬似已無遺其收番之利與善後之圖制馭之法臣已備陳前疏無敢再贅矣

類報四鎮虜情疏　四鎮虜情

註分各鎮哨探虛實所關机畧不小故此疏復及之

臣竊惟陝西四鎮延綏北鄰河套大虜窩巢而寧夏松山次之甘肅北接松山南鄰青海俱係虜巢固原河洮則地屬腹裏秪以歸德不戒虜入兩川自去年

五月以後深入河洮然後警報頻仍是河洮又次之今數月以來節據總兵張維忠時時塘報虜訊寂然雖犬羊馴服無異而該鎮之整暇駕馭之得體不可泯也甘鎮則流虜爲梗往哨報人役遥度亂傳時有之自臣申飭以後哨夜遠入虎穴有言必驗似無虛捏矣在西寧一路臣提兵駐劄而遊擊魯光祖祁德等官鼓舞諸番偵探旣便耳目尤真海虜情形似當以西寧爲主也河州地方離歸德七百里歸德之西始爲黃河黃河之西始爲青海青海之南北東西始

墻重此處總兵收

番之利

是虜巢。故河州哨報虜情。惟歸德一堡。當番虜交通。頗得情實。至於洮州。離莽揑二川卻近矣。乃官不招番。番不用命。虜情消息。反借聽於河州。是河州借聽於歸德。洮州又借聽於河州。以訛傳訛。夜役聞風。以誤將領。將領安得不聞風以誤上官。此洮河之報所以難憑也。至於延鎮哨報。事皆有據。蓋時當款貢。消息易通。其卜失兎詡兵讐殺兀刺。據該鎮所稱。固云眞僞未的。以臣料之。事非無據也。蓋虜王西牧。原係

虜部仇殺此乃我之大利

卜酋要結其讐兀刺。去年卜酋以祭祖回套。乃火酋

勾引虜王遂有河州之事矣繼而卜酋再來乃遭大創徘徊海上進退無據近二月各酋會事東歸舍遍都而欲由川底者已明言其圖搶瓦刺也今延鎮哨報卜酋調兵消息與夷人求路之時供稱一律是延鎮調兵之報非無據也夷情變詐不可方物今𨇾躇狠澀瞻顧狐疑旣以年荒無費不能必逞又以瓦刺有備不敢前進且扯卜二酋心緒口强雖肆惡未忘而婦女部落畏禍思歸實掣肘未便今復遣使懇求由鎮羌矣扯酋一出鎮羌則群酋相繼遁去即瓦刺

不能讐。而調兵是亦詐也。若夫虜王稱歸不歸、其故多端有難細言者、顧臣細言之、於虜情則涉於回護於邊事則似於支吾、臣老矣、死即死耳、何故訛謊昧心、取世譏笑、今虜王之歸、屢期未驗、其中委曲緣故臣亦厭言之、第所謂其情順服、必無異志、其歸激切必不久留者、臣策之已熟、即令雖有狡猾阻忌功惡成者、必不能挽虜王之東志也、第其犬羊散逸、必欲收復乃此去彼來、朝聚暮逸、如真相台吉自正二月間即聞收聚一處欲携之東、今將長發而又逸去

是虜王固自有掣肘難行之事矣。夫虜王不去，則西海不清，西海不清，則經畧不了，是臣之自為計也。惟少需月時，容臣逸以待勞，靜以制動，則收完策臣所以朝夕圖維，矢心報國，槪者當要其終可也。夫何將吏當久狀之後，挾喜事之心，設變詐之機，要功名之會，謂不罪虜王，則兵不可起，兵不可起，則志不可遂也。乃乘虜騎之未歸，捏聲息之虛報，不謂秋高必大舉也，則謂火真二酋又還莽挩也，人心搖惑，雜議煩興，非臣少有主持，亦手足無所措矣，惟是邊臣各有

職掌封守各有疆域當此秋汛之期正邊臣待戰之日虜情之順逆調兵之虛實俱不足深察而細辯也惟是在甘肅則流虜路斷奉有　嚴旨矣沿邊一帶慎守隄防使松套諸虜敢蓄狂謀則撥兵堵截責將誰諉勿曰水泉之捷卜酋復讐寡衆不敵復罪首事也此甘鎮撫鎮之責也其在固原則莽掜二川臣仰仗　天威火真二酋已遠遯矣慎守歸德遏其南渡策之上也遏之不能撥兵拒堵使洮河之地堂奧無虞策之次也若不能堵於未渡之先又不能剿於既

犯之後是無策也勿曰莽川之捷火酋復讐路險兵微無可柰何也此固鎮撫鎮之責也至於松山之虜寔在賀山後安牧無他則宜照常市撫惟是戰守之具桑土之圖則當旦夕不忘但未可無病施鍼虗張撻伐以撩蜂尾以試虎吻也此寧鎮撫鎮之責也至於延綏一鎮則更有大煩經畫者謂卜酋逆耶然群虜之保塞如常謂群虜順耶又卜酋之調兵有據此一時也謂之無事不可謂之有事不可故必假豫以羈縻之不宜輕露以撻伐之狀又必權術以制馭

之不宜輕縱其躑躅之謀使群夷無異固與相安少有西馳消息即當一面飛報甘肅一面多方諭阻或說難以伐其邪心或稱兵以攻其必救使延鎮既稱寧謐而甘鎮亦不騷擾者則延鎮撫鎮之責也至於宣大山西寔在臣經畧之中然數千里外曷能遥制雖防秋之行臣已照常申飭乃該鎮督撫職司攸存無恃撫而怠防無輕兵而挑釁虜王未歸則牽制其必歸虜王既歸則駕馭其無譁環塞群夷犯約必懲闌邊必戮無牽制於貢市無曲狥其求乞恩既不褻

威亦不猛。是該鎮自爲計也。乃若臣則左顧右盼，東號西呼，旣當驅大虜之東歸，又當兵火酋之遠遁，九卿會議　明旨孔赫，臣之責也，固綱維于七鎮之中，而實艱難于七鎮之外者也，臣不敢以自諉也，臣復念聖王制馭夷狄，惟在恩威迭用，巡臣宣布恩威，不過撫勦兼施，專主撫則無威，是陵夷之漸也，專主勦則無恩，是釁隙之媒也，噫猶可言也，乃若樂無事者，一味媚虜，且狥虜以無厭之求，而後虜志驕，卬徼倖於三二年間，苟且一宦，而貽邊方委靡之禍，是臣之

所深耻也喜功名者又一味嗜殺且甚虜以未形之罪而後虜情失雖可以耀時人之目而爽好事之口是結禍無已時也又臣之所甚懼也臣總督十年兩封虜王似主撫矣而恩未敢褻經畧兩河再成微捷似主戰矣而武不敢黷凡若此者臣爲國家思長遠之計爲邊疆圖和平之福大都若苦心極慮者皆恪遵

廟議也

感激天恩責成委任直陳邊計疏　邊計

臣自去年十月初至金城知河西四郡邊隘陵夷流

虜往來浸淫莽捏，殊失前代斷匈奴右臂之意。故廓清兩川，須先堵截流虜。流虜既斷。然後松套群酋交結不通，海上流夷，不攻自解，復思虜中名王。七塞夷情。視爲向背。臣遵奉　明旨，辨別順逆，此爲關捩，且火酋入犯。實仗扯酋，逆跡既彰。臣曷敢曲爲回護，但犬羊醜類，見利必趨，河州之犯，誰辨雌雄，今欲分別順逆，則必審察情形，權衡操縱，夫使臣入陝之時，扯酋猶敢黠然內訌，或鶩語要挾，或掠番薄塞，是怙惡不悛也。是叛逆情形無可原也。是已潰而卒不可收

拾也。臣安敢以逆為順，縱寇養亂也，惟是臣初至莊浪，虜王認罪之使，朝夕叩關，臣繼至湟中，虜王引咎之書，繹絡而至，臣與河西各道，及贊畫二臣，公同商搉，據其虜使，執稱洮州之事，虜王尚在甘州境內，原不相干，惟河州之事，因先王收下番族不送，添巴隨行問討，不意火落赤勾引誤入漢地，此其形跡，似有可原，及其遣使送還人口甲馬，又諱言部落搶掠，惟稱于火真營內搜獲，惟認罪乞恩，稱天說誓之外，別無驕語，借曰陽順而陰逆也。臣且幸其有順之跡，而

收之以入我牢籠彼陽順而我陽撫之彼陰逆而我陰阸備之我且得乘暇爲桑土之計焉實不敢招入笠之放豚束入籠之飛鳥也惟趣此扯酋歸還故巢此酋還則套虜卜酋松虜宰酋及流從海上巢爲樂土者臣皆次第而提携之使各解散則海上作惡之夷旣不敢影射潛歸又不能假借聲勢然後相機取事且使後之督撫鼓舞諸番蠶食遺孽庶幾西海波清兩川塵絕不惟河洮臨鞏從此安枕而祖宗建設河西爲匈奴斷臂初意庶幾可復也臣經畧庶幾可

報命也寔不敢一槩稱兵斷諸酋之歸路待虜王以必死也語曰困獸覆車臣實慮之若搏此窮寇使之招號七寨犬聚豺狠能不壓宵旰憂乎縱使臣提十萬之衆安能横行匈奴驅逐數萬之夷於大荒窮漠之鄉使之馴然各歸巢穴乎惟是虜王稱歸未歸套虜言去不去者葢以犬羊依附兎死狐悲彼海上諸酋見臣提兵湟中各懷疑畏且卜酋一劒大喪行李矣火真等酋不容伏罪矣彼又見虜王大部求歸蘇散勢孤難以存立故千方百計惟挽留虜王遲遲其

歸少與秋高馬肥行者便於馳騁居者便於逃遁自為緩死計耳虜王既不敢背 天朝之恩留滯不去又不能割犬羊之情勇於速去故今日請扁都明日

甘心役虜王終于東歸則其遁而者或亦在于此非迎之臣之偏說也

由川底乞憐支調詭辭深藏耳且既係夷情故臣應事奏聞以紓 皇上西顧其實扯酋遠伏狠灣不敢掠番不敢犯邊不敢求索不敢鰲語臣亦料此酋雖緩我日時到秋必不敢留住必不敢輕犯 天威必不敢復懷異志也今松虜阿酋歸矣宰僧卜失兎相繼求路虜王西哨大成妣吉亦出戶矣東虜套虜松

虜三大部、一時齊驅、且鎮羌一口、勢不能容數萬之馬、臣復便宜酌處、諭令松套二虜部甫鎮羌虜王全部甫白石崖、名雖分路以便其歸、其實離散以殺其勢、今旦夕可俱出矣、三虜既歸、則海寇縱有餘孽、臣既不容其認罪、又復斷其市場、俟哨探明實、出兵取事、如果宵遁、勢難窮追、然必懸萬金之賞於軍民、播必誅之聲於番漢、彼火酋假息遊魂耳、彼敢入兩川乎、臣之經畧、惟此伎倆耳、無他奇也、臣見虜王之乞求、與贊畫二臣、私相計曰、虜王欵貢二十年、今負罪

分撥三部亦有臣責

引賑別無務語、即使吾輩計縛此虜、生致闕下、皇上天德包涵、赦過宥罪、必不以爲嫪鼓、因仰思我太祖封買的里八剌事、及我成祖封阿魯台事、可以相証、非謂媢虜縱虜、皆出於二聖之成算也、夫祖宗貽謀弘遠、一言一動、易可不爲萬世法、臣伏念皇上敬天法祖、聖祖耿光大烈、明若日星、封虜許貢有何忌諱、何不可援引爲皇上言之也、臣每念防邊之事、不過戰守及撫三事而已、戰守爲經也、撫爲權、然言戰不可舍守、言守不可舍戰、言撫不可舍

戰與守非戰則忘守守則忘戰撫則不戰不守也。

經略西陲解散羣虜疏　解散羣虜

此疏前後情事備載觀之了然

臣洛奉命經略名雖七鎮寔重兩河大要主於驅逐西牧諸虜以平定甘固莫安關隴任至重也臣受事以來恐恐焉不能奉揚　天威善用撫剿藉令策虜無術秪憑用賄則上辱國體下喪身名死且不贖矣故久駐湟中力圖戰守驅此驕虜策其必去決不輕易用撫自褻　天威第虜情變詐遷延日久乃自七月以來東虜順義王套虜卜失兎等酋始自海上拔

帳出邊各歸巢穴矣其頭目部落馬駝牛羊大較之數已經陸續具報外但虜之所以不肯速歸之故與虜之所以不得不歸之故事狀多端致淆觀聽臣若不一明言是使 皇上天威無由昭而臣區區微衷亦無由自也臣敢不惜避諱據其始末從實為 皇上陳之為照青海地接崑崙僻在遐陬祁連焉支此為故學水草豐美山川寥闊自昔匈奴視為樂土自漢開五郡斷其右臂然先零罕开時有勾引大都青海番虜為巢自昔記之矣我 太祖斥逐北虜經略

西陲即命宋國公馮勝取漢武帝所開河西諸郡以復古斷臂之意則此河西也東起金城西抵嘉峪雖爲一線之路然北抗強虜南護羌戎豈不塹然華夏一大防哉成化以前時亦闖入掠番然旋即逊去大防固未害也自正德年間亦不剌徙居於此破安定四衛竊據青海併吞番族甘肅一鎮遂稱多事乃始有海虜之名矣先臣彭澤王憲王瓊等先後經畧迄至嘉隆弗克殄滅然番猶其前我猶其後大防亦未決裂也未欵之先虜王俺答亦曾來收遺有永邵卜

叙青海踞據虜跡來歷詳明

一枝嗣後西牧又遣丙兎及火酋等部丙兎死其子真相台吉深入莽剌川繼而火落赤結巢捏工川然猶僅僅數枝耳惟是甘肅假道不絕松套二虜往來自便故河套之卜失兎莊禿賴抄忽兒青把都松山之宰僧阿赤兎着力兎切盡黃台吉大小各枝數十酋長引類呼朋此來彼往以海濵為貨利之藪視仰華（仰華者俺答造寺瘞經之處也）為極樂之國以致憇息兩川窺伺河洮是使匈奴之臂已斷而復續番虜之界一撤而難防甚至甘永之間虜幕雜於城外莊涼之地道路幾于不通淩浮不

已則其禍殆不止於去年河洮之患而已臣奉命經略比至金城而前督撫咸謂兩川蒼莽萬山險阻且有諸番爲虜心腹爲虜耳目兵未集而先知事欲舉而預報羽翼既成黨與難散臣寔苦之是不惟西海流虜未易驅逐卽兩川之虜實難解散也臣自去年十一月率衆渡河細察地利又經由于沙井紅城莊浪武勝之間見北虜南番相望只尺彼易馳驅我難防範在夷虜自謂坦途在將領視爲常事臣竊謂堵截流虜必不容已也然必開其返北之途解我一面

之網庶幾乎非閉門擊犬也於時闖邊之虜必殺任內之夷必逐抄忽等酋相繼引去甘肅沿邊似有界限矣惟是卜酋率衆臨邊欲趨青海總兵張臣提兵防範且諭以明禁與其退還犬羊獰猙相持月餘我軍暴露極為苦楚臣乃密帖總兵謂卜酋諭既不從縱又不可即當撤兵回堡斂跡瘖伏既以休息軍士亦便攢喂馬匹俟其闖邊則併力一擊以示懲創庶火酋既堵則群酋知懼海上之路或可斷絕耳既而

非得此一創則蟠結之勢不可得解

此酋訌來我兵奮起舉其平素所恃獷悍所積輜重

所張坐纛盡行喪失僅以身免於是諸虜創者落膽聞者驚魂近塞諸夷無不遠遁北者欲南而畏我堵截南者欲北而畏我伏兵臣復遍發諭帖曉諭在巢住牧之夷使知卜酋自取之罪以防其驚動杜其連結阻其借路而後各虜馴然順服於時非酋新自套來觀望卜酋之後遂驚魂遠遁匹馬不敢南窺而虜王夫妻共圖認罪黃酋部落互相怨尤是以悔過之使再來求歸之計始決此時猶屯聚海上逼近湟中臣令賛畫僉事萬世德先入西寧預行部署臣今年

正月十三日與員外梁雲龍偕行深入時虜候騎夜驚諸部紛擾各携老小資囊畜產委弃而逃三日夜始定其婦人孩提有驚悸凍餒而死者虜王亦西徙二百里外乃以洮河擄掠人口送還且微覘我中動定併以凍死人口為詞臣復之曰天兵集臨方以勦殺勿赦爾自驚潰而死中國何預焉虜唯唯而去此時虜雖言歸而住牧尚邇臣乃鼓舞番族多方作用張聲撻伐調將三路出兵一由河州一由洮州一由西寧大兵將至兩川擒捕首先逆虜又發露布於松

潘以防烏思之逃遁傳羽檄於川蜀以遏大山口之衝突乃火真兩酋自知罪大惡極戀住不能跳梁不敢討窮力屈遂夜弃兩川渡河北遁矣此皆道路一斷水泉一殺為之也當是時虜王既請乞歸路送還人口卜酋卽認罪受罰進送馬匹臣以為必去無疑故其請扁都則許其扁都請川底則任其川底請鎮羌則與之鎮羌只以威靈可恃討虜必歸不復逆其變詐只以虜衆必歸秋高無事不復討其延遲顧四月以前虜以草枯馬弱委係真情五月以後虜之屢

乞支吾原多事故大都海上之虜二十餘年住居日久如松套酋長雖時往時來然牛羊駝馬孳牧於斯（極言大虜之戀西海）部落子女生育於斯甘泉可飲茂草堪芻回視北塞（則其遲遲而驛亦足以為功）別是一大漠光景也蓋大海以西至於大小鹽池又西北至於哈密赤斤又西南烏思西藏延袤數千里廣漠無際野牛野馬易於打獵而西藏之寶刀奇貨氆氌皮革服用所需種種皆西海所有而北塞所無也今一旦逐而去之虜即畏威不戀戀茲土能不戀戀所服食也此猶其小也兩河境外東西南北皆番

也。番之健男少女驪駒酥酪皆虜有也。而又東窺秦隴南望松潘。自大山口入川。其番族之富。視兩河倍蓰也。虜所垂涎時有摽掠也。今一旦逐而去之。能不戀戀也。夫松套之酋。不能遽去。犬羊之群。此牽彼絆。虜王安得獨先歸乎。觀其過邊之日。牛羊駝馬。何酋不有數千。何部不有數萬。虜最貪利。此物安能弃之而去。非深秋安能携之而行也。考之傳說。胡有歌云奪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顔色。奪我祁連山。使我畜牧不得息。則知匈奴戀住茲方。今古同情也。故去虜

王易去套虜難去套虜易去松虜難何也以地益近巢益便也至如火真二酋自我視之爲罪魁自虜視之爲同類當其犯河洮也火酋挾虜王以爲重直欲要市河洮以植其不拔之基虜王藉火酋以爲利亦欲陰植黨與以廣其難圖之勢聲勢豈不相倚乎虜王送還人口時固欲爲火酋綁獻罰服火酋真酋亦各自遣番僧密爲哀訴臣若肯聽其言則海賊盤結之群醜可解虜王之歸不俟今日矣第臣奉有分別順逆之旨不敢輕縱二酋耳夫既不與二酋之東歸

而又不容其西牧犬羊依附。能保其與扯酋不牽絆乎。則其徘徊退託者。實欲俟秋高馬肥。便於馳騁。能敵則留。不敵則遁也。又如卜酋爲套中名王。擁衆西行。榆林止之不能。寧夏止之不能。甘肅止之又不能督撫諭之不聽。總兵諭之不聽。經畧諭之又不聽。此何勢也。又何心也。乃重遭挫辱。又不能不俛首乞哀。認罰求歸者。是果何所見而來。何所見而罰。何所見而歸。亦何面目而見其套中部酋乎。則其趦趄進退。要搶亦刺者。非眞搶亦刺也。不過挨遲時月。陰託講

求稍全其體面耳此虜之所以不肯歸者非無故也且夷虜多算其意葢以我兵既聚難以持久故延誤日期冀我兵一解猶可安牧如故不知以臣愚料各（此以我之緩制彼之急）酋囤居海上無路可通且我兵原未多調計餉尚有羸餘虜知吾河東河西無處非兵而不知兵原未調餉原未費也若秋高馬壯彼不敢逞轉盼草枯能不懼我乘之臣計此酋既戀恩伏罪矣任彼跳號必不能出我牢籠也臣細察情狀則皆不敢臨邊不敢搶殺其遣使往來唯乞路東歸而已雖甘言不可盡憑

而真情亦自難掩。臣故居以整暇。坐以鎮定。惟修治器械。召買芻餉。以示持久之計。分布兵馬。巡塞打圍。以張欲伐之威。諸番赶馬則賞。殺級則賞。以明必誅之意。火酋所恃者紅帽剌卜。則誘而出之。以剪其爪牙。永邵卜所依者阿爾力番族。則招而間之。以斷其羽翼。至於松虜阿赤兎一部。稱歸不歸。遣使乞哀。懼我伏兵。惟求番僧葛爾剌麻引路。乃敢出邊。臣遂招此番僧。引其速去。尚不意群虜商討。欲借此番講求行李也。臣窺見其奸。則大發震怒。斥逐此番。不許游

說而後虜技益窮至於隨機籌應頗得肯綮者則莫要於收復諸番解散虜黨虛虛實實傳播先聲六月中虜酋附番中馬陰行窺伺乃生番密報盡數就擒諸酋自是懾服不敢內嚮卜宰二酋自逐去葛爾剌麻之後益含羞忿彼既不敢乞哀我又不可遣使此酋進退維谷兩情不通乃陰與火酋往來糾結臣實憂之方籌思一策令之解約乃軍士巡邊偶獲宰酋頭目擺言榜實臣以爲殺此一酋何濟邊事徒以深犬羊憤恨之心固連結不解之謀耳乃面解其縛諭

以不殺而又陰陽其詞操縱其事此虜奔告宰酋宰
酋歸誠遣謝遂携卜酋相率渡河不復以行李爲辭
矣虜王既討撫夷官王英護送却託王英領帶夷使
四十人來講欲引俺答故事進貢方物求開市賞且
請臣至邊講事臣面叱諸夷歷數其爽約之罪謂爾
虜王要歸便歸不歸明白聲說此豈爾講求市賞之
時進貢方物之日乃跽王英於庭備極責詈故將夷
使犬爲窘辱而又授計西寧遊擊鄧光祖將夷使計
龍乘隙箠楚今魯家土達擐甲持刃環夷使欲殺之

左右皆爲臣危。不知虜情在臣目中，不如此無以動其懼心，喝之速走也，此虜之所以不得不歸者，非無故也。乃虜王竟以臣之厲氣嚴辭，抱頭鼠竄，信宿不停，秋毫無犯，凡若此者，皆仰仗皇上威靈遠讋，乾剛獨斷，寬臣文法，許臣便宜，臣是以得效區區耳，不然其能有濟乎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宋家禎善先參閱

鄭經畧奏疏

疏　　鄭洛

議修通海緊關隘口以弭虜患疏（修隘口）

照得甘鎮迤南。有為虜所出入青海要隘。而最當塞者。扁都口是也。葢鎮南有山。西起嘉峪關。迤東而抵

於莊浪皆謂之南山即古所稱天山也或名祁連或名大黃或名馬牙或名九條總之乎天山也山之勢綿亘聯絡限隔南北此亦天造地設自然之險而其往來海上通行便利者則扁都口此口東西雖尚有白石崖寒鴉口江陵口榆木川諸處未盡無路但諸口皆石磴崎嶇只容獨人單騎稍有雨雪冰滑難以馳驅虜所甚不便也惟是扁都當口之處雖亦兩崖壁立而橫僅丈餘直無里許一出口以外四五百里以達于海一入口以內六十里而洪水又一百八十

里而水泉皆平衍無阻寛廣易行則扁都口者青海之要衝虜行之孔道甘鎮之咽喉其爲必當修塞也明矣且口内南山一帶川原遼遠水草繁茂虜一插帳不肯動身自俺答假道以後復於此口設爲市場起有官廳故不獨虜之盤據海上窺我虛實於此市賞於此駐牧其由北逾海者亦於此要賞戀牧焉其由南出塞者亦于此要賞戀牧則扁都口者乃引賊入室之徯徑其爲急當修塞也又明矣況此口横縱只以丈計以步計因其天險不煩人力則其易修塞

也又明矣職等雖未詳於目擊故嘗博訪人言咸謂此口若行修塞一則可以杜海虜內犯之謀一則可以絕北虜南行之念一則可以保南山耕牧永無侵踐之擾又安得而不亟議耶合無准行該鎮各道再加酌議如此口果係急隘即當修塞或謂虜王未歸姑容其歸後始行修塞或謂此口係通海道路故設木柞官廳終不可塞則似當重加修築增設官兵移洪水守備於此扼守又當勘及白石寒鴉榆木江陵諸口有衝隘處築行議修庶虜之往來不得自由而

吾之戰守永爲有頼矣等因到部具由通呈備咨前來又准臣咨爲議修緊要邊墻以便防禦事據管監軍事贊畫主事會呈照得彼虜自卜酋大創雖南北震怖潜踪遠遁然其陰蓄奸謀狂逞報復則無時而或已總河西四鎮而計之其所竊瞯而先犯者不於寧遠則於肅州顧寧遠雖孤懸邊外逼臨虜穴然其城尚堅其兵尚壯易與爲守離內地僅二十里嚴哨預報應援即至可保無虞目前所最可虞者肅州焉耳蓋肅郡西無燉煌藩籬已薄北無高昌肩背已寒

而沿邊鎮夷等處一百二三十里又無墻垣此與破屋禦冦何以異也葢其地鹻土脆難與修築先年題議築邊不得已編竹為笆中塞土塊謂之夾把邊隨築隨圯蕩然不存矣虜酋恃欵大往小來旣無華夷內外之限而南有塘湖水草茂盛遂為久住戀牧之所或跨占屯地而居者不得耕種或聚截道路而行者不得轉輸或要刼回夷而天方諸國不敢入貢或搶掠番族而紅崖諸番悉為一空或微忿小隙乘虛竊問而驅逐以往居數如麻如萬曆十七年三月清

明城中男婦上墳祭掃被其掩襲擄殺以千萬計此
皆無墻可恃故敢肆猖獗夫納欵之時蹂躪尚然況
被創蓄憾之際可無先備職等叅嘗博訪該鎮將士
求其所以修築備禦三策有曰不惜費燒塼包砌有
曰不惜力二十里外取好土有曰惟挑壕塹深三丈
廣三丈內爲女墻爲城堡爲墩臺使相聯絡又於壕
邉雜種樹木樹木旣成與壕塹相助自足制禦夫此
三策皆出於本地之人豈盡無當則其於修邉之議
未爲無補合無准行該鎮道將等官再加會議務求

一勞永便以守則固以戰則利不獨一時經畧之權實則百年保安之畧也等因到部備咨到臣准此案照已經備行該鎮查勘去後今准前因臣會同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尚書魏學曾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賈待問議照設險禦防乃邊方要務增葺墩堡實保障良圖甘肅遠在西陲虜番夾鄰南北雖有邊隘烽火多未周悉是以哨報失實隄防欠預重貽當事之憂深爲地方之害扁都口爲海套諸虜通衢白石寒鴉榆木江陵等處係各虜竊犯要衝委應先行

修塞以杜各虜往來但扁都原有大河一道既當築閉其下應留水洞必須寬闊及秋水大防禦頗易冬深氷結隄備爲難議於土搭子墩設官一員撥軍五十駐彼守把甚爲便益及查肅鎮邊垣既各官踏勘地多沙石有水無土人人俱稱不便要於邊外添築墩臺以資瞭望似應准從其肅州照壁山地方居民屯地在彼向因虜衝致將膏田多有遺棄今議創築一堡添官撥軍一以保障生靈一以有裨耕作其餘創築墩臺邊牆亦係緊要相應題請

恭報大兵直抵西海徧搜兩河疏　搜兩河

爲照青海番虜雜居其來已久惟自俺荅西牧之後方俺荅請建寺之初王鑑川爲之出疏張江陵亦假以禮佛請建夷寺繼而松套流虜引類呼朋大肆謂俺荅性本好殺末年欲禮佛是其善心之萌借奸謀謂不須掠漢姑且收番番人盡收則漢人易掠以開搆款者云不知口久爲掠番窟宅也一定一河西我可得也乃地方官員方且縱其收番容其借致皆是四時猶變不必遽咎前人耳路以西寧之軍民供虜酋之魚肉是仰華寺爲容奸之淵藪而西寧爲受禍之胚胎據西寧父老所稱說岌岌乎危在旦夕也其在河東莽捏二川寔是番巢且地接河洮蓋非夷虜得駐牧自眞相占據莽

剌川於先，火落赤占據捏工川於後。遂盡收諸番，以

爲部落，盤結近地。以爲巢穴。今日窺洮州，明日窺河

州。或索求重賞，或挾制開市，或求討官職，恣其雄心

肆行桀驁，時因虜王西牧。假借聲勢，大肆塗毒。蹂躪

河洮，震驚關隴，　皇上震怒，特命經略，臣受命之日，

誠不知兩川何以清，群虜何以解，臣經略作何下手

也，於時御史董子行，以曾巡按河西，進白一疏，兵部

題奉欽依行臣，臣看得所陳，深中肯綮，故首議嚴禁

借路以伐其奸謀，繼曰虜王認罪求歸，臣復請焚夷

寺以絶其禍本。於時群虜聚結於西海、舉事寔難。繼而火眞雖離於兩川。而孽種尚在。且時在夏秋。虜馬强壯。臣惟愼守邊疆。持重觀變。乃養士秣馬、集糧治器、多方招撫、散其黨與、俘其奸細、至七八月以後、扯酋遠來、駐牧者既歸、而松套群酋、久居海上者亦、散遠遣哨探、惟火眞二酋、仍駐仰華、臣料度彼已、分布兵馬、刻期出塞、臣妄意此虜、或恃惡不解、或懷忿迎敵、臣已約誓將士、殲此渠魁、大仰天討也、乃不意豺狼聞風遠遁、鯨鯢見影深潛、撥報河西出兵、直抵青

海徙返千里，河東出兵，遍搜兩川，奔走二旬，既無迎敵之虜，亦鮮帳幕之踪。顧大荒寥廓之區，非我兵深入窮追之地，乃班師而回，萬全入境矣。此一舉也，文武將吏及邊方父老咸謂殺萬虜，不如清此兩川；俘百酋，不如焚此一寺。何也，以兩川者衆虜之巢穴矣，寺者群酋之命脉也。從此固鎮慎守歸德，則胡馬不敢渡河；甘鎮嚴戒邊隘，則流虜不能借路。斷匈奴已續之臂，掃西海未絕之氛，督撫諸臣可漸次圖也。

爲經畧兩河備陳封守當嚴以清海甸以固洮

河事疏

經畧兩河

臣惟去年五六月間虜犯河洮損軍折將　皇上赫然震怒特允廷推命臣經畧七鎮至蘭州以為河洮失事經畧戰守當自河洮始也及咨諏輿情稽察地里乃知河洮之患在於虜牧兩川兩川之虜由於歸德不守歸德難守由于群虜駐牧青海青海虜至如流由於甘肅任虜往來至於西寧一郡故鄰青海往日日若虜番漢不安皆假道為禍耳是甘肅者青海之門戸而歸德者又兩川之咽喉故欲河洮無患任

控兩川欲兩川無虜。在慎守歸德。欲流虜不來青海、在於甘肅沿邊界限有嚴封守慎固也。臣渡河而西移駐莊浪嚴督將士、凡流虜闖邉、宣諭不從者、必殺無縱、令下行之兩月、擒斬頗多、故甘永凉莊之間、昔也、城郭之傍、虜幕雜陳、繼則斥堠之外、犬羊遁跡矣、以故松套與海上之冦、聲援不通、兵威震疊、而火真諸酋、亦從兩川遁西海矣、今虜王回巢、卜酋東去、出兵西海、火酋遁跡矣、臣誠不能不惴惴然惟後艱之是懼也、臣請畢陳其槩、夫甘肅一線之路、南番北虜

非昔之所謂斷匈奴右臂者乎祖宗時青海有番無虜故自西寧以達河洮雖設有兵衛亦惟防番非謂防虜也自正德年間亦卜剌逃遁海上遂稱多事然前此虜之掠番曷嘗不假道甘肅乎然非大衆不舉非高秋不舉群然而來亦忽然而去何也虜窺我則畏番圖番則畏我非敢以甘肅內地可任往來也非敢以青海輿區可容駐牧也今東虜歸矣流寇散矣大漠寥廓之區雖有存者亦無幾矣惟是流虜不來則孤雛易制假途禁厲則流虜難來臣所以反覆於

門戶之防者此也或以流虜難斷經略在事奉揚
天威虜有懼心若經略一去則甘鎮之兵能戰幾何
虜騎群來能堵截乎臣竊爲不然夫虜之闖邊非大
衆也少而幾十衆而數百日日經行遊虜自謂孔途
將領視爲常事卽有大衆如東之虜王率衆而來套
之卜酋攜家而過亦不幾見也沿邊將吏曾有稱兵
抗拒者乎曾有揚威宣諭者乎虜之驕縱積慣使然
也今奉旨嚴禁時將一載松虜流虜不敢如昔之往
來自由矣守臣踵而行之虜來則諭以明禁虜抗則

拒以應兵曷不可出之有且大駭闖邊即如水泉故事則甘鎮之兵自能迎敵何嘗藉力於客兵乎臣竊計自此之後虜寡則必不敢闖邊闖邊則易於制馭或又曰虜糾合大舉若何臣竊惟未款之前地方將吏何以禦大舉乎考而行之可也矧納款之夷不忘香餌若果糾聚則若延若寘聲聞必早批亢擣虛形格勢禁虜雖至愚寧不瞻前顧後自保其巢乎此又各鎮同心我不牽制於貢市則虜必不輕捨此羈縻臣故以為甘肅通海之路必不可不斷必不難於斷

者惟在鎮撫及將道諸臣力持而果行之能堵流虜即以功論縱虜南來即以罪論若使胡騎不敢南牧則海甸澄清諸番按堵近而西寧無擾遠而兩川寂静河洮地方將何處來烽燧之傳乎此善後之事臣所深望於甘肅者為甘肅計也寔所以為河洮計也

乃若洮河之防更有可言者洮河地近腹裏然洮州直接莽川五百里耳河州去莽川甚遠捏工則近雖設有二十四關然天險延長昔惟防番寔難戍守惟歸德一堡地近黃河海虜若飲馬而南其聲聞易達

其彈壓甚便也。此處若將勇兵强、心協番漢。即猾虜
能不寒心。敢直闖哉。臣初至金城、即行委贊畫主事
梁雲龍、直抵洮河、遍閱關隘、鼓舞番族、審察地利、本
官博採衆論、考據方輿、所得於將吏聞見、規畫守禦
者、談之井井、隨據本官會同贊畫僉事萬世德、節次
會呈、如曰歸德設將添兵也。虓逼番站也。修復屯寨
也。設保安守備也。加撒剌防守也。移龍溝守備也。番
修庄堡也、兼設墩塘也。開墾荒田也。臣看其所言有
據、然不詢僉謀、臣不敢謂必可行也、故咨行撫臣、劄

行該道道行勘議矣續准撫臣會疏前來臣准其會疏具題訖臣詳閱全章似於原咨有遺議焉（想會疏略去守歸德事故此疏重述之）臣竊念歸德與西寧南北峙立以控青海者也祖宗建置豈無意乎若歸德不守豈惟兩川直逵洮河且使洮河直逵臨鞏矣狂瀾一倒勢必橫流是歸德所係於保障三秦者非細故也他日有事無謂臣今日不言也此臣之於洮河莽捏亟亟於先事歸德也夫歸德祖宗建置也雖深入草莽猶可以經營者也今若付之無可柰何則莽捏二川固國家弃地也據鞏昌府知

府郭師古建白必欲列戍而屯守之據其規畫詳細是亦一說也臣已備咨巡撫勘議矣其可其否當有定論也雖然甘肅邉隘大防也若流虜斷往來之路則青海無結聚之巢青海無結聚之巢則兩川無犬羊之牧即河洮可安枕也歸德又在所緩也臣不敢不備言之也

敬陳備禦海虜事宜以弭後患疏

竊惟臣奉命經畧陝西四鎮而其重在兩河經畧兩河夷情而其重在西海西海者羌番住牧之區流虜

依戀之處可以掠番可以窺漢且藉兵於番化番爲
虜作奸甚便而流毒甚易也故臣之經略於西海獨
艱臣之駐劄於西寧獨久者名雖驅逐虜王實則討
此番虜今東虜歸東套虜歸套在虜之番雖尚繁多
亦漸解散海上孑遺殘冦臣非不欲舉其種類芟薙
而空之顧其勢有未易能者何也使海虜而處於四
封之內則我請徵十萬之師東西南北夾攻合擊可
以旦夕掃除而今不然也西寧行百里許而出石硤
即爲塞徼又西行四五百里乃爲青海青海周圍七

八百里。其西有大小鹽池。西南則通烏思西藏。西北則通瓜沙哈密。皆其可去可來之地。可牧可獵之區。延袤數千里。廣漠無際。而欲提兵於此。覔利殪袭。豈不難哉。進兵之路。惟西寧頗易。而西寧以西。雖有扁都口可進。然惟可以防其北潰。而到海則遠。西寧以東雖有綽遜河口可渡。然惟可以扼其南奔。而到海則又遠。即使兵衆食足。分路而進。西寧裹貳拾日之糧。由石硤而進。甘凉裹一月之糧。由扁都口而進河東裹月餘之糧。由綽遜口而進。然亦未必能得志而

絕群醜者何也我進則彼退我愈進則彼愈退也況大漠窮荒我軍深入糧糗芻料何以隨載緩急失節何以救援此海上出兵之難也是時漢之驃騎亮如霍嫖姚然其率戎士再踰居延過焉支山至祁連山而卒亦未嘗到海西漢之末柄政者欲耀威武諷卑禾羌獻西海之地置西海郡而不久遂廢然則漢武帝雖開河西五郡以斷匈奴右臂而羌虜猶然交通未絕也唐薛仁貴曾三箭定天山而吐番結贊盜河湟犯畿輔謀夫虓帥圍視其討竟不得其要領則西

此昔人以走遠為難之論也

論前事如指諸掌

寧且沒於吐番號青唐城而何有青海也惟我二祖斥逐匈奴經略西土百餘年來海上無虜遠過漢唐所以然者 二祖取漢武所開武威張掖酒泉故地東起金城西抵嘉峪置道建衛隔絶羌胡又自凉州岐而北二百餘里取古姑藏地爲鎮番衛以扼虜衝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取古湟中地爲西寧衛以控海口則甘肅一鎮屹然虎豹在山北虜不敢肆然入海者有由然矣而虜之餘落別部流牧海上如撒里畏兀兒如卜烟帖木兒如撒西思如鎖南吉剌

思者咸畏威德願求内附則設爲安定阿端曲先罕東四衛以分統部落有安定王有指揮同知指揮僉事各賜印章敕誥通朝貢獻方物又給授金牌歲與西番中馬易茶而制其死命耗其雄心焉夫有重鎮以控制其要胡馬無南牧之虞有四衛以安撫其屬海寇無狂突之警雖流虜窺塞越入搶番然旋入即出雖酋長之在海者亦有潛蓄異謀然旋即起撲弘治以前番漢不殘兩河安枕者職此之故也正德初套虜亦卜剌以獲罪酋長叩關乞降彼時守臣倉卒

無應，遂致闌入，破安定四衛。擄其金印，竊據其地，青海之陬。始爲虜穴。而剥膚之漸。此實厲階。當時經略諸臣，自正德以迄於嘉靖，先後建畫，言人人殊，然總之不外於勦與撫兩者。正德九年以後，總督彭澤楊一清王瓊王憲等，或撫或勦，持議不一，竟鮮成效，嘉靖三十八年，俺荅復由鎮羌入西海，分犯凉永西寧，遂欲久住，至四十年，以中濕腫足而歸，因遺永邵卜之把爾戶一枝焉，夫觀之漢唐以及於我　二祖。與近時諸臣。固制禦海虜難易得失之林也。其在今日

之事則視之住昔尤難矣何也正德時青海之虜固亦卜剌一枝耳葛爾小酋無難制者然今年入掠明年入掠今歲經營明歲經營前後經略更五六大臣至嘉靖初年事尚未定今年東虜擠力充套虜卜失兎松虜宰僧阿赤兎等以十萬之衆聚牧於斯黨惡於斯視之亦卜剌衆寡強弱不啻什百臣竊慮海上之寇不知所終而憂時談邊者將謂國家西南復添一河套也茲者仰仗　皇上威靈虜情震怖雖入犯兩河而不敢不輸罪雖延住數月而不敢不言歸且

東虜既東而松虜還松山套虜歸河套所遺於西海者獨火眞二酋把爾戶也雖視之亦卜剌當時一部尚繁有徒然東套大虜之勢已分散矣自三酋之勢而論之火酋父子不滿千騎其桀驁梟雄惟恃剌卜番子今已招出此番而火酋直爲窮寇耳眞酋兄弟閑所部亦止數千雖收有河南番子而渡河北遁濵散殆盡眞酋亦屬遊魂耳所憑藉者把酋一枝嘗爲三窟也把爾戶者永邵卜之部落也永邵卜世牧宣大絕塞其族甚大開市於張家口惟把爾戶流寓青

海年久不歸所領達子所收番子共有萬餘但病廢日久而其用事則亙刺倘不淚也然衆虜東歸惟三酋不歸者。固戀住西海之水草。而其所以不敢隨虜王徑歸者則各負不宥之罪。又恐過避之時所携部落牛羊我兵乘其後也蓋火真二酋。犯河洮者也。亙刺倘不淚。則先年入犯殺李魁者也。又就三酋之罪而論之火真深入洮河。罪不容誅亙刺倘不淚雖與二酋同罪。但查西寧雖有喪師之虞。彼酋實未敢肆然搶掠。當時即乞恩認罪。情願綁獻事將就緒。繼以

任事無人傷觀忌成事遂未就議者殊有遺恨而其
主夷把爾戶則連年悔禍並無作歹情形臣在西寧
據遊擊祁德稟稱把酋託番僧國師差人見臣意在
探問消息臣亦許之乃公同贊畫兩臣及該道同審
示以戎刺倘不浪不赦之罪原把爾戶可宥之情陰
既分其黨則彼之援漸失而
陽反覆多方操縱者臣欲於逆酋之中而復分別順
投之所當剿除亦少助以為力
逆者蓋寬把酋之罪所以離火酋之黨而舉事可專
也無何據虜中消息火酋復約把酋看守仰華欲拒
我兵乃把酋答以爾自河洮為逆與我無干我遲要

在漢人那顏上認罪求宥俟病好還歸故巢今不敢與漢兵抗矣隨屢據偵探盤居青海看守仰華惟火真丙部之虜而把爾戶之部落不與焉臣於是計算彼已酌量時勢乃挑選鐵騎鼓舞番兵起其馬匹撲其伏路出兵西海火其寺宇竊意彼虜當是時必將迎敵交鋒可以俘馘然一聞聲勢遂各携其老小鼠竄狼奔莽蒼之野莫知嚮往不得不班師歸也是火酋雖未成擒而海之東西南北巢穴已空抑亦足以蕩海渤之腥膻而明漢兵若風雷矣預日前雖去不

能保其不來則亦卜剌故事可鑒也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則亡羊補牢可圖也臣晝夜熟計可舉之事十有二端謹據實爲 皇上陳之一曰嚴借路夫甘鎮一路乃入海門戶也今已奉 旨嚴禁不許復借誠使鎮巡諸臣恪遵 明旨綢繆牖戶闖邊則殺扒墻則殺掠內則殺則匈奴之臂必斷海虜之勢自孤雖有小醜穴中鼠耳或謂虜擁衆西訌勢將不敵其如之何臣則謂以一鎮而制各鎮之虜難以各鎮而制各鎮之虜易河西故無虜牧而諸虜之在延

寧山大各有撫賞各有市口藉使受賞於東而欲敵疆於西在各鎮則革市搗巢以制之在甘鎮則陳師鞠旅以禦之諸虜有不內顧而外畏乎此通海之路必然可斷無足疑者夫嚴禁借路臣已特疏上請而茲復惓惓者以嚴斷借路乃蠶食海虜之第一義也

二曰急自治夫自治之策莫要於設將增兵積餉製器四者皆邊鎮之所急而西寧尤急請卽就西寧言之西寧之碾伯古鄯自海上視之猶稱腹裏而惟西川北川南川沙塘川通臨海道皆當虜衝除北川原

設守備西川近議設遊擊并議增兵三千畫地分守已經題　請部覆無容議矣然而未盡也據該道將會議沙塘川平原廣衍應設守備一員而省減碾伯兵四百名以補沙塘川兵庶便防禦西寧一路雖設叅將然事權尚輕議陞叅將為協守副總兵與甘凉副總兵分為三協甘州副總兵自硤口以西起至嘉峪關為西協凉州副總兵自硤口以東起至金城為中協西寧副總兵則自南北西三川沙塘川以至碾伯古鄯為東協各分信地收給新敉必於諸將中選

其家聲威望素爲虜畏如鄭光祖者以任涼州副將以拒者松山向南之虜又選謀勇兼資熟諳番情虜情如見任肅州叅將楊濬以任西寧副將以剿殺海上流牧之虜又選廉而有能爲番所畏服以任西川遊擊乃漸積芻餉使常有萬兵一二年之供修治神鎗火砲演習陣法使有一可當什之勇夫如是則將勇兵强食足器利雖橫行匈奴惟其所向而況於鹽食海虜也三曰鼓番族犬環河湟皆番而其最有氣力者則海上番也海上之番其族有七曰剌卜曰赤

郎古曰罕東曰沙麻曰武宗塔曰納部曰石剌韋物此皆安定四衛之遺種。而為我祖宗之所撫輯者。總名之曰紅帽番子而謂之紅帽者以其衣裝類虜也謂之番子者以其服屬為番也又大海西南有阿爾列番一族焉。其部落最衆。布滿於河腦之南北。先年曾殺火酋兄歹言黃台吉。其强悍與虜埒也。西寧收番。雖八萬餘。而海上之番。猶未盡入牢籠。剌卜罕東雖皆內附。而亦即古諸族。猶依海虜雜居騎墻觀望臣嘗貢成魯光祖祁德招之。而此輩向因助虜為惡。

故首鼠兩端是則尚可憂也惟是該鎮鎮巡留心招徠則餘黨可續解也是必已歸順則輯寧之未歸順則招徠之其陷於虜中則誘而出之其為虜搶掠則出兵而救護之其能殺首級則照例陞賞之其赶來馬匹則即給本番而獎勸之使海上諸番皆可以為我耳目為我羽翼而虜之視之草木皆兵舟中皆敵又安能寧處海陬也此坐消蠱食之大機括也臣又博訪招番易鼓番難鼓番易撫番難西寧境內連絡各川何處非番與土漢人等桑梓連陰名雖為番實

子民也。訪得地方官視番可利。小者需求。大者橫索。輕則加以刑責。重則誣以賊盜。或收之禁獄。或攻其番堡。而無告之番。不逝之叛去。幾希也。不特武弁。即

將吏貪累驅番為虜因此小利遺我大害此疏極暢言之可作後來龜鑑

文職官員。亦利所索。番有難言者。人皆以西寧番漢雜居。難於控制。不知貪官汚吏為番之若未可盡言故當選廉吏以撫番也。四曰扼川底。夫川底何以扼也。蓋古所稱斷匈奴右臂者。以資四郡。今惟收武威

至漢時燉煌為古州晉郡酒泉分爭以得燉煌者。

張掖酒泉三郡。而燉煌一郡棄之於嘉峪關外。是在

今重則燉煌固為要地不宜棄之

我已非全臂矣。又何以斷匈奴右臂哉。是烏可不思

所以扼之也。然燉煌之郡雖弃。而我祖宗時猶取其地。以爲赤斤蒙古哈密諸衛。是其地雖弃而未弃。虜猶不敢西也。今則殘破於土魯番。而嘉峪以外皆荒漠矣。又何以能扼虜哉。亦曰撫回夷及亙虜而已。葢亙剌達子與套虜世讐。回回入貢。屢被流虜刧掠。今回夷與亙剌結親。則皆欲甘心於虜者。臣駐劄河西。曾有回回頭目來見。願聚兵報效。而諸將中亦有願往亙剌調兵者。虜王初欲取道川底。繼而畏亙剌截殺。則川底之難可知矣。玆北來之虜。既不許借道内地。

萬一虜由川底行走。得其情形。則召號回夷。使回夷勾引瓦刺會兵於嘉峪關西北。而我亦張兵於關外。爲其聲援。虜必畏而不敢來也。北虜不敢來。則海虜之勢。孤底幾乎可蠶食乎。或曰瓦刺虜也。招而用之。是引賊入室也。不知因夷勾夷使回夷引誘自爲利耳。或事成。聊啗以賞。非許其近我邊塞也。蓋回夷貢進之夷。惟我驅使之。似無足慮。此在當事之臣。酌機權。度事勢。如毒藥可以療疾。疾愈而藥即止。非謂平居可服食也。五曰守歸德。夫歸德之守。匪獨制海

虜之南渡。亦以壯西寧之聲援也。蓋歸德西寧並峙於河之南北。而歸德以西綽遜口。則又虜之渡河入川者。是歸德也。遠處於二十四關之外。自河州視之為孤懸。自西寧視之則為北鄰。歸德距河州有六日之程。而其距西寧。則僅三日。輔車相依。脣齒胥賴。乃祖宗所建以控海扼川者。議者欲改歸德操守。設為遊擊領兵三千。庶成重鎮。而今議僅設守備。猶未足以示彈壓也。其必改設遊擊可乎。其西如綽遜諸口。則設墩臺。如達子州等番。流水田地。則設番堡以為

藩屏其東如保安中𡊮則設守備如撒刺土官則加韓恩防守以昭聯絡必如是而後可以抗海虜而助西寧也然設將於孤懸荒落之區增粮於道迂山險之地聞者低眉談者縮項嗟嗟臣亦知其難言也然設險慎防邊方長計惟此歸德未可付之無可柰何而已據贊畫主事淝雲龍稟稱據操守長畧言屯寨番漢水足土饒芻麥易買不難於本色而難於折色緣邊所苦不難于折色夫既不難於本色則轉運奚慮焉此則當集衆思查實際也夫經畫歸德臣已於經略兩河暫收寧謐疏

中特言之、而此復拳拳者蓋守歸德者乃所以犄角海虜不可後也。六曰飭茶禁。夫海上番夷有茶則生無茶則死。其利非不急也。我中國之制番夷。就番則易茶。生番則不許易茶。其禁非不嚴也。然惟禁於開中之時。而不禁於既開之後。生番托熟番以交通。海虜附番族以私貿。甚有一種奸商。私挾茶篦。深入番地。利其貨殖。又有一種奸夷。私載茶篦。遠抵虜穴。收其厚利。則其歲月往來。交結貿易者。禁猶不禁。而虜之處於海上者。居然無恙矣。是必嚴為之禁。凡茶商

禁非之詳

在楊文襄疏中可查也

賣茶。只許於城內本鋪開賣。敢有私挾出境者。按如律。又嚴為之禁。凡番夷入城買賣。各給以印信執照。如無執照而故行買茶者。按如律。不拘番漢人等。但遇有私茶出境入虜。捉獲舉首者。則給以所獲之茶。仍賞銀若干。其本犯則加常律一等重治。夫嚴禁若此。則私茶不行。私茶不行。則海虜自困。安知其無有三日不茶。腹脹而死者乎。又安知無有如俺答中濕腫足而歸者乎。是茶禁不可不嚴也。七曰議番路。夫茶禁嚴矣。各番赴藏受戒。如漢人之赴京求官。禁之

不能也。而海上之途。則入藏捷徑。番利虜途。虜利番貨。故群虜之戀戀海上者。虜視番爲可刼之人。番畏虜爲截路之盜。此而不議。則番必入藏。入藏必由青海。由青海則必借路海虜。若無法以防閑。則受戒之番。何以禁其通虜。近據西寧兵備道按察使石槚呈爲乞恩討路以便赴藏受戒事。准西寧遊擊魯光祖碟。伯守備祁德手本。查得西寧境內。住牧熟番僧人未赴之前。有去烏思藏受戒者。俱將番僧名數。并蹬騎馬匹行李等項。赴本道告明。一面轉呈甘肅撫院

一商本道查給執照經由四川內地入藏回從原路歸巢自虜猷以後番虜交通各僧就近取道海上直赴西藏今番僧班着兒堅昝札思巴堅錯等欲由前路緣近日經累部院招番殺虜各懷讐釁難以前往告要照依先年舊例經由四川入藏似應准從到道案照轉呈到臣臣切以爲群虜占據海上非獨便利水草實是垂涎番貨蓋番僧入藏必由青海由青海必經虜巢經虜巢必供虜貨故西藏之氆氇寶刀諸番所有虜即有之今欲斷絕番虜交通而猶容其經

由舊路。則勢必連結。是兩河之患無已時也。此安可以不議也。合無備行督撫細查往例。如該道所呈。有則修復容其給引。永絕番僧通虜之虞。無則該鎮別爲長計。若番不由海。不惟絕交搆之嫌。且使虜無所利於番。亦難久居於海矣。八曰議鵰勦。夫甘肅道斷則海虜勢孤。固不必干輕動大衆。窮兵追勦也。然戀牧日久。則狎我疎防。部落零星可施鵰勦矣。鵰勦云者。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迅雷不及掩耳之謂也。如當春寒馬弱時。偵其住牧近塞。則輕師潛出。打其帳房。

使其老小輜重牽顧不及而又諸番赶其馬匹虜必不能寧居海上矣於時再入莽捏則畏我師之襲擊遠由川底則畏瓦虜回夷之牾截勢不得不遠遁烏思藏中庶幾乎西海可廓清也九曰韃渠魁夫海上之魁曰火落赤曰真相曰瓦剌倘不泯此三酋均負不可赦之罪也而火酋尤力足以豪舉智足以鼓煽方其流來肅州之南僅僅三四百騎已而收武宗塔兒番子已而收剌卜番子已而渡歸德收哈家諸番子既建寺於果剌䐉又採木料而營建於捏工川此

其志豈在小也此酋不誅則海上之虜後患未可知也查得臣初至蘭州以萬金懸賞題奉欽依無何而戶部隨發銀一萬聽臣爲專購火酋之用而真酋瓦酋各懸賞有差今三酋未獲其銀在郎中庫貯未動也臣竊意此酋未獲此銀必不可別用也該鎮文武將吏仍照賞格時與番漢人等競相約戒或徐用醉縛猩猩之術識號食狙之計若三酋一年不獲則懸購原銀一年不許輕動十年不獲則懸購原銀十年不許輕動使予爾驕酋隨處皆疑網羅而番漢視之

得便皆思擒捕。諸虜之傷其居牧者。亦且衆叛親離。魂飛魄散。卽今逋逃之後。必不敢近西寧入兩川也。十曰重首功。查得未欵之先。海上非無虜也。以入犯則環塞軍民。得而殺之。而虜亦不敢輕犯。自虜欵之後。流虜得由甘肅。得集。海上。得搶番族。始而番族猶敢迎敵。繼因虜酋肆行羅織。告之官司。官爲追罰番無怙恃。乃舉西寧四境之番。而甘心附虜矣。陽爲掠番陰行掠漢。掠之不已。漢人亦畏虜不敢殺。且有送添巴者矣。邊塞愚民彼此煽惑曰此欵虜也。殺之則

啟釁有罪誰復殺之臣自入西寧訪知此情乃大修播告明示賞格招集馬戶無何而馬戶殺虜級來獻矣此明驗也顧臣旣班師西寧父老士民皆送臣戀戀有隕淚者訪之則云經畧西寧一年海寇不敢窺邊番漢俱得殺虜今經畧一回來年之事不知所終也臣乃反覆告諭謂海虜卽衆多乎大舉不過數千耳能團聚不撤馬乎撤馬則各鄉馬戶守堡居民人自爲兵家自爲戰得一級則有五十金之賞殺一虜則寒衆虜之心彼雖犬羊能不畏死衆曰愚民不知

利害。非俛首受戮則甘心附虜耳。經略既去。誰復知殺虜之得利也。臣乃許之題請。大爲明示。士民唯唯。臣竊念甘肅迤北松山之虜也。住牧年久。恭順撫他若無上事。而要功搗巢。是挑釁也。非聖王制馭夷戎之道也。海上之虜。住居既不可容。罪惡又復屢著。不鼓舞邉民殺之。是自餒也。非邉臣保疆安塞之忠也。臣已三令五申。虜人必殺。殺虜必賞矣。顧人心趨利。不賞不鼓。臣在事之時。但遇驗功。隨卽以馬價給賞。今有司不能也。臣查得該鎮撫賞銀兩見貯萬餘。今

兩年不開市矣其扁都山丹市塲臣旣徑行革之矣合將此項銀兩聽督撫查明具奏另項收貯專備賞功撫臣不得别用該道不得擅支仍遍示西寧番漢軍民但虜敢近邉窺伺或假以買賣掠番索取𢑥巴者則許乘便殺之殺之而來獻級於撫臣驗實也一面照例每級即給銀五十兩願陞級者擬陞不得時刻稽留使速獲用命之利無守候之苦一面該道呈廵按御史紀驗年終類報使番漢軍民皆曉然知殺級之獲大利且速得也寧無捹生命以圖虜者乎第

年來法令不信久矣血戰而隔年不敘功萬里無告之軍民且向有因殺虜級而反獲罪戾者矣將吏灰心豈獨番漢軍民皆喪氣也臣故於殺虜之賞惓惓言之願地方官員力持而果行之也十一曰議招降卷查先爲申明擒斬賞格及招降舊例以鼓人心事該臣議得被虜漢人雖相安異域豈無乘時圖利奮勇自效之人即眞夷中亦有慕義投降如解生補於（此是降夷）漢之流者（姓名）今火酋既敢犯順似應乘機招徠以擾撼虜勢查得先年有能率衆至四五十名以上或百名

以上者授以鎮撫或千戶官職彼時有許安國李春
艷白春王現等事例而許安國官至叅將李春艷曾
官守備與白春等皆臣所親記者至於十名以至二
三十名亦各給賞有差其招降有功叅守等官舊例
亦應分別陞賞臣已題奉欽依通行兩河地方官員
欽遵訖而西寧地方海虜來歸者節據塘報亦多人
矣今松虜相安若一槩舉行是使虜藉口而激之變
也臣竊以爲海上原非虜巢火眞等酋又復叛逆今
於赶馬搗巢之後虜必震讋而貧夷強虜必有畏殺

內附者若各將領再有招徠之法。安揷之術。美其服飾。優其糧石。如宣大將官優養眞夷事例。則各酋豈無望風投進者乎。投則優養。使其得所海上强夷漸可披離是亦清海之喫緊也故臣復於前疏再申明也十二曰收服屬夷渠魁既誅。群醜自散。西塞之西。北塞之北。惟其所之。不爲邊患。此不必計也。乃若戀青海之水草。不欲他違。感中國之恩威。願求內附。有如國初撒里畏兀兒輩者。則宜遴我 二祖。置安定四衛故事。使其酋長相屬或令其隨番族中馬易茶

若行此策不必大行剿殺而可以安靜西海誠經久之良算

無不可者但不可强其來歸啗以開市引賊入室養虎遺患也夫既不能窮追而滅其種類乃又嚴爲峻拒而不開生路是豈天地父母之量哉合而言之嚴借路而扼川底者制北虜之入海守歸德者制海虜之入川是大防也急自治以固堂奥鼓番族以厚墻垣飭茶禁以杜蔓延議番路以杜交通是大本也謙賜剿以消螫毒殲渠魁以正典刑重首功以勵番漢議招降以散虜勢收服屬以示覊縻是大機也蚕食海虜之策舍是無奇矣以故臣備言之而亦稍行之

第天下之事。非一日所能速完。亦非一人所能卒辦。臣今日之所經畫者。止於如此。臣一人之所拮据者。亦止於如此。不無望於後之人任之耳。夫自古用兵。即中原劇寇。頓難剿除。何况強虜。遠處沙漠。臣今之

（自言職功以中朝有言共剿虜者耳）

提兵曾幾何乎。鎮羌之殺。水泉之殺。莽川之殺。皆只即其地用其兵耳。逐散東套松山諸虜。入萬有餘。惟用宣大山西千五百耳。大舉出塞。焚寺犁庭。亦惟調各路兵一萬餘耳。夫調兵治餉。臣皆奉敕書。得以自

（不多調兵不多請餉此邊將守邊持久之策）

便。然臣不敢多調兵馬者何也。匆餉不足也。然臣又

不敢多請內帑者何也召買難卒也西寧當川海之衝正調度適中之處然而彈丸之地番漢雜居僻在一隅餽運艱甚臣去冬始入臯蘭查問西寧積聚倉厫無糧艸塲無艸臣不勝憂惕適西寧兵備道石槓新至與臣一見臣即趣其亟履任治辦逾一二月報買小麥豌豆青稞草束各若干臣始於正月領宣大六百兵馬移駐西寧三月山西寧夏兵馬一千六百至臣則令各就城堡取便關支四五月間秭艸既盡青艸新起臣則又分布兵馬各往諸川就水艸撒收

七八月間，將圖大舉，復行召買，然而青黃不接，貿易無措，監收官下鄉散銀，士民皆掉臂入山而去，臣是府不憂海虜，而且憂蕭墻矣。雖有百萬之銀，發於西寧，其能食之而飽乎。臣于是與各將吏委曲調停，凡軍糧馬料，皆以豆麥青稞相兼而支，乃積得萬軍十餘日之糧艸，僅足以供萬軍出塞十日之用而止，夫作無米之粥，而欲劾巧婦，奮空拳之擊，而欲劾勇士，誰睹其艱狀，誰諒其苦心乎，談者，爭言速戰，更不求其所以戰之之故，爭言殺虜，更不求其所以殺之之

申間有言及積餉又不求其所以積之之漸難矣難矣趙充國非不稱老將然坐困先零猶不免屯田以待其敝諸葛亮非不號善兵然六出祁山而六不遂志乃屯田渭上以爲久居計此豈有他故哉運餉不繼也故今議剿虜者先養士欲養士者先積餉然積餉十萬則未可以旦夕舉也但臣經畧年餘大虜雖東而火酋雖於遠得兩川雖空而青海不無可慮一得之愚釐爲一十二事伏乞敕下兵部從長酌議爲此上請施行

虜王遣使謝罪乞恩復賞疏　虜賞

臣會同督撫蕭大亨等議照夷狄世爲邊患惟嘉隆之年跳踉尤極天厭腥羶俺答納欵　先帝獨斷許之貢市今虜封三世貢市念年邊鄙無警虜亦相安乃扯酋嗣封之後假以送佛爲由一至甘州敢爲狂肆雖拳拳認罪諉責火酋然身自啟釁罪復何辭今同巢之後若興師問罪永閉關門非不足以昭示天威弘彰國法但念聖王之制戎狄也犬羊畜之而已羈縻勿絶而已夫惟犬羊之也其敢爲噬人則擊

之以杖其搖尾而來則飼之以食夫惟羈縻之也使之就我牢籠防其蹢躅未宜速之太急令其生心也今扯酋誘罪於火酋之勾引輸情於掠番之誤犯雖禽獸之心終屬叵測而桀驁之狀蓋已閉藏且部落連數千里之遠酋長總十數部之多在巢保疆如宣鎮之青酋兄弟竟未敢東窺薊遼而兀慎擺腰五路等部之在新平守口則馴服猶故也或在西安牧如不他失禮夫婦竟未敢東窺莽晛而大成比妓之在海徼則歸巢獨先也今以一酋之罪槩杜諸酋略認

罪之心竟從峻絕消徃日之恩開將來之隙激衆虜
之合從速犬羊之變動臣等竊以爲不如姑示羈縻。
復其市賞便也及查十八年虜王與各部表馬已經
進過群夷馬匹間有未奉　明旨之先已陸續易賣
矣今欲槩從停格其已賣之馬已給之賞安能追而
奪之惟十九年市賞則當斷絕示罰無疑也及照史
夷逃去屢犯我疆大爲邊患今若蒙　皇上曠蕩之
恩容虜王進貢方物其各部落十八年進貢馬匹自
該年六月收進無罪之夷久候賞賚今姑與轉進以

安群酋覬望之心，虜王十八年市賞，姑聽許給，將撫仍多方操切，責其必獻史酋，以明虜王報效之實，俟罪酋既獻，恭順乞哀，然後將十九年市賞，另從酌議，不則十八年進貢之賞，止給在巢及未經犯順諸酋。其虜王該年市賞，併二十年之賞，亦難遽開，如是而虜猶敢跳梁者，則革王罷市，彼復何辭也。夫既復其市賞矣，由是而申明約束，欛柄在邊臣也。夫所謂申明約束者，非必事事而商之，言言而訂之也。蓋邊方之事我求虜則虜重，虜求我則我重。今虜酋乞哀求

復市賞。是虜求我也。此後當事者堅持約法。力裁冒濫。雖未能如俺答初款之例。然事有章程。賞有額數。據閱視三臣所定之錢糧。爲邊臣撫虜節制之規則。額內樽節者爲盡職。額外支費者爲冒濫。一有冒濫。即罪以媚虜。責以闒茸。夫復何辭。夫既責以節制。須先立與章程。合行三鎮監市兵備將領官員。通將在市應易馬匹。應給撫賞。逐部逐酋細爲分別。某酋每歲在市。應賣馬若干。內銀馬幾兩者若干。幾兩者若干。貨馬該段紬者若干。該布疋者若干。該皮張者若

干應給撫賞若干係該某物某物又督撫衙門每年討給月賞若干其酋幾月一次應給某物某物每次准差夷使幾名從某邊口進入逐項預開明白置立格眼文簿徧發各該經營官員收掌仍刊示木榜於各市廠邊堡曉諭華夷一體遵守除在市者聽監市道將遵行外若討月賞之夷則責成邊口恭守查照驗放非時求入者不准多帶夷使者不准零星求討者不准妄意濫索者不准務要上下相成恪守舊例舊例有者不減舊例無者不增至於一切非分橫索

錦繡珍異違禁鋼鉄、與夫拘執官役、及以垂斃之馬濫充入市等項舊弊、盡行裁革、各督撫賞過物件、仍發單開註數目、及夷使名數、給付來夷、齎執經過邊口恭守官、照單驗明、方容出口、如單外夾帶別物、即行根究、不許放出境外、各虜酋敢有不遵書諭虜王罰治、如或狂逞桀驁、則即嚴兵拒剿、以治起釁之罪。若各官敢於輕徇、濫給一米一布者、訪出即係媚虜將給過之物、估價坐贓、治以侵盜之罪、至於講事夷使到邊、務審驗酋書直正、酌量所講事情大小、每事

准其入口、不過三五名、或十數名、守口官員敢於多放、則以輕狥罷軟論罪、夷使絕不給賞、以示杜絕、如此則約法旣定、限制自嚴、若虜服從、則貢市如常、固不必招入笠之豚、使之逸去。如虜敢肆、則罷市稱兵。尤不許畏狂噬之犬、仍復招徠、此所謂欵也。固一時羈縻之計、非久安長治之策也。亦曰練兵儲餉、養士選才。朝夕待戰而已。所謂戰者、非必不量彼己、不問時勢、非無故而輕搗其巢穴、非虜旣服而掩襲其不備。臣等之謂戰者、惟虜敢狂逞、必殺、背約入犯必殲。

扒墻窺伺必殺。入市行兇必殺。小之而隨犯堵截。大之而集師會剿、大都虜釁自作。漢過不先。此為堂堂正正之師。即我殺虜。虜亦無辭。昔漢臣魏相諫伐匈奴、有云敵加於巳、不得巳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臣等願邊方有應兵、不願出忿兵也。臣等又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稱臣乞哀矣、安保其不陰懷異志乎、今日欵甚矣、安保其來日不作惡逆乎、第一槩驟絕。則虜不心服、暫示羈縻、則我可預備、故今日順矣。今日

撫之。明日逆矣。明日剿之。此部順矣。此部撫之。別部此在開設市賞之時故臣有此論之[illegible]

逆矣。又復剿之。若順而復逆也。則易撫為剿。逆而復

順也。則轉剿為撫。以虜情之向背。定戰款之權衡。惟

款不狥虜。戰不挑釁。一操一縱。太阿之柄。常自我持。

使猾虜曾不得窺測而跳梁焉。此所謂酌議戰款也。

臣等今日主戰。他日戰不得人。戰必無利。必有以啟

釁挑怨罪臣者。今日主款。他日款不得人。款必有害。

必有以縱虜誤國罪臣者。議事者不察首事者之心。

不諒任事者之苦。又不原憤事速禍之人。文法責備

於一朝議論追尋于往事其人已死。其事難辯。是臣等所大懼也。